

無題之十八

廢名

(接本刊四卷十二與十九兩期的「上花紅山」)

一

她們兩人今天換新裝預備出門的時候，小林是異樣的喜悅，以前的生活簡直都不算事，來了一個新日子。但他一句話也沒有，看着她們忙碌。琴子已經打扮好了，走出房來，且走且低頭看，——不知看身上的那一點？抬頭——「他看見了。」小林對之一笑。她也不覺而一笑。小林慢慢的問道：

「我不曉得做皇帝的——我假設他是一位聰明的孩子，坐在他的寶座上，是怎樣的一個驕兒。我想你們做姑娘的粧前打扮可以與之相比。」

「你這個好比方——我又沒有做皇帝。」

(1)

小林真是死心踏地的聽，聽完了，他還聽。他剛纔那一問，問出來了，總覺得沒有把意思說得透澈，算勉強到了那一個現成的字眼，「驕兒」。琴子這麼一答，很是一個撒嬌

(2) 的神氣，完全是來幫助他的意思了。她說她沒有做皇帝，她的撒嬌，實是最好看的一個驕傲，要寶藏無可比擬者形成之，按小林的意思。慢慢他又道：

「你們我想不致於抱厭世觀，即如天天梳頭，也決不是可以厭倦的事。」
琴子笑着走過去了，沒有給一個回答。

老兒鋪雖則離史家莊不遠，小林未嘗問津。有時他一人走在史家莊的沙灘上玩，過橋，但每每站到橋上望一望就回頭了，實在連橋也很少過過去。琴子同細竹走了，他坐在家裏，兩個人，彷彿在一個大原上走，一步一步的踏出草來，不過草是一切路上的草總共的留給他一個綠，不可捉摸，轉瞬即逝。這或者就因為他不識路，而她們當然是走路，所以隨他任意的走，美人芳草。

終於徘徊於一室，就是那個打扮的所在。不，立在窗外，確如登上了歧途，徘徊，勇敢的一脚進去——且住，何言乎「勇敢」？這個地方不自由？非也。小林大概是自知其為大盜，故不免始而落胆。何言乎「大盜」？請以旁觀梳頭說法。昨天清早，細竹起得晏，梳頭，——她的頭髮實在是奈不何，太多！小林一旁說話，說太陽，說河沙，娓娓動聽，而一心是在那里竊髮而逃之，好像相信真有個什麼人竊不老之藥以奔月。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此蓋是小林踏進這個門檻的境界。真是深，深，深幾許？雖然，最好或者還是臨淵羨魚的那一個人。若有人焉問命是何世——倉皇不知所云！……

鏡子是也，觸目心驚。其實這一幅光明（當然因為是她們的，供其想像）居嘗就在他的幽獨之中，同擺在這屋子裏一樣，但他從沒有想到這裏面也可以看見別人，他自己。

「觀世音的淨瓶」裏一枝花，桃花。拈花一笑。

怎麼的想起了這樣話來：「不知棟裏雲——去作人間雨。」於是雲，雨，楊柳，山……模模糊糊的開擴一景致。未見有人進來。說沒有人那又不是，他根本是沒有人不能成景致的一個人。

這個氣候之下飛來一隻雁，——分明是「驚塞雁，起城烏」的那一個雁，因為他面壁而似問：「畫屏金鷓鴣難道也一躍……」

壁上只有細竹吹的一管簫，掛得頗高。

「坐井而觀天，天倒很好看。」一眼出了窗戶，想。可喜的，他的兩意是那樣的就在這晴天之中，其間沒有一個霧字。

(3)

真是晴得鮮明，望天想像一個古代的女人，粉白黛綠剛剛粧罷出來。

二

琴子同細竹回來了，小林看着那說笑的樣子——都現得累了，不禁神往。是什麼一個山？山上轉頭纔如此！但他問道：

「你們怎麼不折花回來？」

她們本是說出去折花，回來卻空手，一聽這話，雙雙的坐在那桌子的一旁把花紅山回看了一遍，而且居然動了探手之情！所以，眼睛一轉，是一個莫可如何之感。

古人說，「鏡裏花難折」，可笑的是這探手之情。

細竹答道：

「是的，忘記了，沒有折。」

還是忘記的好，此刻一瞬間的紅花之山，沒有一點破綻，若彼岸之美滿。

小林這人，他一切的豐富，就坐在追求。然而他惘然。比如，有一位女子，一回，兩人都在一個人家慶賀什麼，她談話，他聽，——其實是以一個刺客那麼把住生命的精神凝想

着：「你要睡！」他說睡上了她的睫毛。這女人，她的睡相大概很異常，又一回，是深夜失火，他跑去看，她也來了，頓時，千百人拚命喊叫之中，他萬籟俱寂，看她，——他說她是剛剛起來，睡還未走得遠。他說他認得了睡神的半面粧，——這應該算是一個奇蹟，可以自豪的？但他只沒有失聲的哭，世界彷彿是一個睡美人之榻，而又是一個陰影，他摸索出來的太陽是月亮！

現在，他悵望於沒有看見的山，對着這山上回來的兩個人。

終於留了他一個人在這一間屋子裏玩，（這是客房）不小的工夫，——細竹又進來了，向他道：

「你今天不同我們去，——很好玩。」

這話他常然是聽了，但稀奇得利害，細竹換了衣裳！

單衣，湖水的顏色，又是一樣的好看。好看不足奇，只是太出乎不意！立時又神遊起來了，今天上午一個人仔細的端詳了一番，壁上的簫，瓶子裏的花，棕欄的綠蔭——怎麼會有這麼一更衣呢？……

(5)
這個地方——他說他實在是看不盡。

(6)

細竹，一天的日頭，回到房裏去，浸了一盆涼水。三啞正從河裏挑水進門，她就拿着她的盆子要他向盆裏倒。三啞還以為她總是忘記不了她自己栽的那幾罇花拿去澆花。她又隨便的梳了一梳她的頭髮，只是隨便的，馬上天要黑了，那里還費事把牠解散？小林不願這些，——連她們剛剛是由花紅山回來他也不記得了。

「你們，纔穿了那衣，又穿這衣，神秘得很。」

「我走得很熱。」

她說着坐下了，同時低下頭一看，——一個不自覺的習慣而已，人家說衣裳，她就看衣裳。她曉得小林是說她換了衣裳，並沒有細聽他的話。實在這算得什麼呢，換了一換衣？就說「神秘」，這東西本身亦是不能理會的了，所謂自有仙才自不知。小林，他是站着，當她低頭，他也稍為一低眼——觀止矣！少女之胸襟。

細竹或者覺察了，因為，一時間，抬起頭來，不期然而然的專以眼睛來相看，——她何致於是怒目？但好像問：「你看什麼？」

放開眼睛，他道：

「山上有什麼好玩的？」

「不告訴你。」

連忙又覺得無禮，笑了。

「老兒鋪，是不是有一個老兒路上開茶鋪？」

「我先前也是這樣想，總彷彿有這麼一個茶鋪，想到那里去喝一喝茶，——那里看見？我們在一家茶鋪裏喝茶，只看見一個女人，她有一個女兒，十五六歲，我們剛到的時候她不在家，她把她喊回來，請我們。這姑娘長得一個大扁臉，簡直是一個南瓜。」

她這麼的說，小林則是那麼的看了，此時平心靜氣的，微笑着。「回來的時候，怎的那個急迫的樣子？——琴乎就不相同。汗珠兒，真是荷瓣上的露，——只叫人起涼意。」這恐怕是他時間的錯誤了，因為當着這清涼之因而想那汗珠兒，於是已經不是看她，是她對鏡了，中間心猿意馬了一會，再照——又不道「自己」暗中偷換！自己在鏡子裏頭涼快了。他實到了這樣忘我之境。

(7)

他要寫一首詩，沒有成功，或者是他的心太醉了，但他歸究於這一團的文字。因為他想像女人的——按他的意思是一個「乳」字，這麼一個字他說不稱意。所以想到題目就窘：「好貧乏呵。」立刻記起了「楊妃出浴」的故事，——於是而目湧蓮花了！那里還做詩？慢慢又歎

(8) 息着：「中國人卑鄙，這樣的 *fools* 也不會寫。」不知怎的又記起那「小兒」偷桃，于是已幻了一桃林，綠當然肥些，又恰恰是站在樹底下——那麼人是綠意？但照眼的是桃上的紅。那

里看見這樣的紅桃？一定是拿桃花的顏色移作桃類了。其樹又若非世間的高——雖是實感，蓋亦知其爲天上事矣，故把月中桂樹高五百丈也移到這里來了。

一天外出，偶爾看見一匹馬在青草地上打滾，他的詩到這時纔儼然做成功了，大喜，「這一個東西真快活！」並沒有止步。「我好比——」當然是好比這個東西，但觀念是那樣的走得快，就以這三個字完了。這個「我」，是埋頭於女人的胸中呵一個潛意識。

以後時常想到這匹馬。其實當時馬是什麼色他未曾細看，他覺得一匹白馬，好天氣，仰天打滾，草色青青。

一件小生命

馮珽

清晨，太太和老爺在房中打了許久的商量，都覺得孩子的喉嚨病，非吃藥不可，如是兩夫婦抱了孩子去看曹郎中。

醫生的門庭如市，大概是「時醫」之流罷，十來個人，在小小的堂屋裏擠成一堆，內科，外科，男科，婦科的病都有，躑躑踏踏，爭先恐後，很是熱鬧。

「先生方才起來，洗臉了，」門房大聲說着，一面用雞毛帚揚起了桌椅上的灰。

「先生吃烟了，還要等一等。」

「不願意等就莫來，來了是要等的。先生還在喝茶。」門房老爺看見許多人在焦燥，大發高論了。

等了又等，待了又待，大醫士終於「來了」！來看病的人都如釋重負的吁了一口氣，一面果然聽得裏面磚地上，有緩緩的踱聲。

大醫士歸位坐定；便按號碼看病，一，二，三，四，照例握了病人的手脈，半天，閉目靜坐；半天，睜開啞白的眼相了相病人；半天，寫好一個方子，遲遲疑疑的授與病人。

輪到孟官了，太太趕忙把小孩的手遞過去。小孩看了那深邃而啞白的眼睛，高聳的顴骨下兩個深入的洞，一叢亂艸似的鬍子，那皮裏凸出的青而黑的血管和那瘦長的手指甲，心裏怕了。這樣子是他從來沒有見過的，便哇的一聲哭了起來。然而手腕終於在長指甲的指下扣着，先生抹了抹鬍子，把眼睛閉上。一會，因孩子只是哭，睜開了。

「前晚吃魚，有刺卡在喉裏，趕忙用飯團吞，吞下了，後來看也沒有什麼，昨晚吞茶都痛了，只是哭。大便已兩天不通。舌苔是黃的。怕有點風火」太太絮絮叨叨的說了一大遍。

「哦！哼！是的，有點，火，我開，幾位，下藥，把火，一坐，就會，好的，噲……噲……有肺熱，肺與大腸相表裏。噲……不要緊，不要緊。」醫生一方面寫方子，一面鼻子裏有些咻咻，鬍子的叢中發出音波，很不清晰。太太的意思是尊重的，方上寫了黃梔，大黃之類，風火只要從下去，喉嚨就會從上好起來的。接着醫生把鬍子一抹，袖子一捲，紅紙包飛入了開着的抽屜。

藥買了，煎好之後，傾出一大飯碗，給孟官吃。

紅糖，片糖，放在桌上，父親拿了竹板逼着，母親端了藥，挨到孟官唇邊去了。

「苦呵！」孟官呷了一口之後便把頭向兩旁搖擺，蹙着眉，哭道：「不吃了啊！」

「好孩子，吃了病就好，聽話，喉嚨不痛了，就穿花衣和昭 到外祖母家裏去。」母親苦勸着，把藥緊逼到嘴邊。

「吃完就吃糖。」父親也勸，了一面頓腳道；「不吃我打人！」

「苦呢！我吃不下去呢？」孩子把頭左轉右轉，唇在碗邊擦，竭力想避開去，同時又怕打人。

「快吃吧！不然爸爸打人囉。病好了，我們坐車子到外祖母家裏去。」昭昭——孟官的姐姐——含着淚牽了弟弟的衣袖，懇切的說給他聽，那時父親正努着眉。

孩子被逼到絕望了，又呷了一口，母親乘勢一灌，灌下了，哇，却都哇了出來。孩子漲紅了臉，淚珠串串迸出。藥，眼淚，涎沫，都流到前襟。

這夠使太太生氣了。連在孟官腦殼上鑿了兩下道：「幾角錢一帖的藥，不吃進去，病痛了又來嘍。」

「拿筷子來，灌！灌下去！」父親斥昭昭去了，遲疑反覆，筷子已經拿來。父親把筷子橫格在孟官的唇邊，捺住了，更按着鼻子不許出氣。於是一匙一匙的藥，灌到腹中。

這樣，一帖吃完了，又是一帖。小孩的食物也很有限了，冰糖提火，雞蛋助熱，餅干可

吃而怕裏面有胡椒，腐乳可吃而面上有紅麴是發物。灰麵的食物不可吃了，灰麵不很發的麼？小孩能吃的，只有白米粥和片糖，每天只吃一小碗。

風火沒有給坐下，倒很盛熾起來了。袖子捲去幾個包封，終於無效。於是換請西醫了。用棉被裹着孟官，到城外四里路唯一的醫院去，依舊掛號坐在待診室待診。

皮鞋底與塞門德土相磨擦，發出笨重的聲音，比緩緩的踱來得清晰。醫生是本城人，並且是獨一無二的，院裏也掛着青囊濟世的招牌匾額。太太依舊陳述一切，醫生在喉嚨裏望了望，點着頭說：『哦！腫了起來。』於是用棉花包在竹籤上浸着藥水向喉嚨上措了一措，措出許多涎沫來了。便低了頭用自來水筆向紙上儘管鏗。

太太說孩子大便不通幾日了，西醫便給他草蓆油吃。太太曾經聽說喉嚨痛可以打針的，一定要求打針。醫生也無可無不可的在孩子屁股上打了一針。費錢不多，六塊九角四。是的，太太的意思是尊重。

看過西醫，孩子還不能好，連醫院裏買來的漱口藥都不能用了，藥糖片也不能吃，病便沈重起來。

這時候，新學說產生了，便是西醫沒有用論。老太太坐在堂屋裏發話了，從前沒有西醫

也過日子，病也還是有診，送給西醫看，却又吹了風，只有中醫好。於是，還是中醫。

老爺吁吁的請了陳七爺的妻陳七太太來了。陳七爺曾是喉科聖手，現在雖死，太太猶生，并且是不大出門的，現在請來，真費了力。經過了長時間的談判，預繳了診金，夫馬費，終於來了！

女醫生進門，高談約半點鐘，吃過茶，點心，烟，要看以前吃的單子。一看，看出毛病來了，第一張不應吃大黃，第二張不應吃牛子，連翹，因為沒有平肝火，祛肺惡，啊！第三張簡直大錯特錯了，真是庸醫！據說曹郎中在陳七先生手裏學診喉科的，却又不能得真傳，所以弄糟了！真弄糟了。

女醫士斷定病勢不輕，應吹她家秘製的急救萬應散。馬上打發人去買了來，去錢六塊，只要吹上，就會好的。藥未少而貴者，因為有『牛黃』在其中也。臨行又致意，孩子些微受了驚嚇，要請法師退送一下方好。

陳女郎中的話又很像了，因為病的前天小孩的確走出去過，同母親走到親戚家。路上受嚇，似乎有知。使用三塊三角三分錢請法師到家施法。

法師在堂屋裏洒法了，拿了兩片卦，一開一闔的磕，口中念念有詞。香燭燒起，烟繞滿

室。

語絲 第四卷 第四十四期

「外面打蓮花落的來了麼？媽媽！」孟官躺在床上聽到竹片的聲響。

「不是，是給你收嚇的，收起就好了。」母親捏着他的手說，手很燙人了。

「要吃東西呵！」

「吃了喉痛咧！收嚇好了，多把東西給你吃。」母親含淚悽惶的說。

孩子的臉紅得更利害了。失望了吧！喉嚨裏咯咯似乎作貓聲，哀哀的低鳴。

孟官曾經在河邊玩過，他曾癡望着天上的浮雲，他曾赤足踏過河旁的水，他曾跑入蒼翠的林裏躲着，他曾對着青山癡笑，用他的小手，他用沙子堆過小阜，堆了又堆，終於四邊流下了，肥胖的手把握不住流沙子，在沙洲上他曾把自己的鞋子埋着，後來就尋不到了。他曾把沙裝進自己的口袋，又弄滿了姐姐一頭一頸。現在這些東西好似都在他面前重現了。青的山，白的雲，奔流的河，蒼翠的林，把握不住的沙子，并且那河流得比平日快了，奔騰，飛逝。

「喝！」孟官驚奇的喊了一聲。

父親高凸的鼻 流出清涕來，望着孩子一點一點的滴，母親臉也失色了，用手撫着孩子

的頭，坐在床沿，俯身用嘴親他的額，額已如火的燙了，淚珠滴在枕上。

他曾在洋燭臺上將手指燙了一個小泡，這時又覺得指頭痛了。眼裏很是模糊，彷彿又見着繁星閃爍的天空，倒映在水裏，蒼松翠柏都在跑，向前飛奔。他把小手指伸開抓着被，並沒有起泡，面前沒有洋燭，只有昏黃的電燈。

外面已是深夜了。

「媽媽！怕呵！那隻……呵！昭昭，快拿棍子打。」他彷彿看到了一對兇惡的眼睛，是畫報上的老虎的，又好似是一對人的眼球。

「不怕的，孩子，我在這裏，」母親反覆用臉偎他的額。

他曾到過外祖母家，跪在椅子上凝望着伏在盤中不動的白兔子。牠望着他，他望着牠，四隻圓的眼珠相互炯炯。他後來慢慢地伸手想去攀牠的長耳，忽然牠一跳跑了，這使他一嚇，幾乎哭出來，而那隻兔子現在又在前面跳躍了。喝！在綠草上一跳，草向兩旁披分了。

「爸爸！記得吧！隔壁的瓊瓊，我打爛了他的土偶。」爸爸的鼻息，馬上在頰上感覺了。

「媽媽！你出去呵！」孩子揮動他的手，聲音幾乎不聽見，喉裏咯咯得更利害了，而母

親是不能出去的。四歲的孩子腦裏，也很有生死的印象吧，現在似乎清楚而感到急迫和哀痛了。原來自己這樣就會死的呵！他一面閉上了眼睛，擠出了兩顆圓大的珠淚。

一會兒，突然睜開眼來掙扎着說：『媽媽，你喚那打蓮花落的去吧！我不要聽』母親只好奔出去要堂屋中的法師趕忙出去。而在這時，他左右連翻了幾次身，小手在被上打了幾打，臉突然變白，似乎觸了電似的。等母親轉來，已經呼吸過最後一次。

次日，南關外築了一座小小的土堆，上面有塊碑，文曰『孟官之墓』。右側刻着年月日，左側平着『官』字有兩個字曰『父刊』。後來因為蔓草叢生并且葬的人很多，已經埋沒了。

時光的河流去了，蒼蒼的山依舊是蒼蒼的，滔滔的水依舊是滔滔的，皚皚的沙依舊是皚皚的，這一件小生命的散失，在宇宙間遺忘了，記憶他的，只有那岩岩的山石，和偶爾從夢中哭醒的母親。

憶巴黎

野渠

(二二) 有趣的譯名

那一天是飄着絲絲的雨，早間，我往學校裏去上課時，便經聖傑克路，就進郵局去寄了給國內的要錢的掛號信。從中國帶來的一把梅花雨傘，是澄綠的油紙，印着紅色的一朵一朵的梅花，柄端還有一個絲結，可以繫着手臂的。這是一件珍奇的贈物，美麗，輕便，可惜是不合實用了！太不合實用了！

我在寫掛號信單條的台上寫單條，便將那把雨傘安放在台的下面，桌角裏，寫成掛號單，就去寄了信，當那個寄掛號信的已爲我熟識了的這個女孩交了憑單給我時，我就往台角裏去取雨傘，誰知我的雨傘，已經飛了！只好冒着微雨往學校裏去。回來的時候正快午飯了，我便道去訪圭君，不君也在着，我悵然的說：「我失去了一把雨傘！」「怎樣？就是那把雨傘！」「是的，」我說，「就是那把中國帶來的雨傘。」「是那把破洋傘麼？」圭君又問，「是的，是那把破雨傘」，不君却是無端地吃的幾聲笑了。圭君忽然若有所悟

(18)

地問道：「你帶得幾把破洋傘來？」「我茫然的直率地回答，「那一把，我很歡喜牠，可惜太，不合實用了！看去是很美麗的！」不君與圭君還是好笑着，我忍不住的追問了。

「對你說罷，」圭君說，「那是一個有趣的譯名呵！」接着他對不君說：「你說罷！」

「那是我們動身來法國時的船上，有一位安徽人柳君，他是往英國去的，出國前的二個月剛剛訂了婚，在船上，只有他是常常，幾乎是每天都在飯廳裏寫他的致未婚妻的情書。」

——並且他真的帶了一把洋傘來，是黑色的，雖然沒有破，却也已經舊了！當我們船過結布丁的時候，因為烈日的蒸灼，還向他借了他的破洋傘呢！」——「懂了麼？」圭君接着笑說，我還是茫然，呆着了。

「破洋傘，那就是 *Firanoce* 呵！」這一下，我也便忍不住笑了！（按：*Firanoce* 就是未婚妻，*Firanoce* 是未婚夫。）

「妙極了！」我說。

接着我們便談及我們所見於譯名中的覺得巧妙者。

「我記得在你寄我的一本小刊物上，讀着一首署名胡然的譯詩，*Verlaino* 的，他竟將「愛」(*aimer*)譯為「愛腸」，還有什麼「恨腸」，我們那個時候還說，這要待不君，醫生去

解剖，去實驗了！人的軀體裏竟有愛腸與恨腸起來了，這不是科學上的詩的新發明麼？」圭君說。

「我將莫泊桑的一生，(Duo Vie)徐蔚南先生翻譯的與原文約略對讀了，徐君將 *Four* 譯爲「福端椅」，(本是有靠手的大椅子)顧名思義，却也不壞！」我說。

「什麼意義？」不君說。

圭君笑。

「中國俗說，婦人到四十歲以後的胖，稱爲「發福」，這種「福端椅」，要是一位中國的「發福」的太太，豈不十分適宜麼？」我說。

「這樣的意義，」不君也笑了：「却也不壞！憑良心說，譯名真是最困難的，不易能得字意雙關者！」

「就講 *Notre-Dame* 這一個名字，竟有人譯爲「巴黎之吾婦」；彷彿是一本什麼名人的考察遊記上見到的；也有譯爲「余之巴黎妻！」好好地一個聖母院，真罪過！」不君說。

「我聽說梁宗岱先生在一本譯文上，將牠譯爲天后宮，這中國化得很好，不過意義似乎差得太遠些了，天后宮是貢奉玉皇大帝的夫人，聖母院教堂却是耶穌的母親的意思呵！魯迅

先生將牠譯爲「我后寺」，却也十分切字義。其實梁先生的「天后宮」却也很巧妙的！」我說。

「總之，譯名是困難的，」「不是麼？有人將 Hotel de ville 「市政廳」譯爲「巴黎城旅館」的。」不君說。

「總之，最妙的還是破洋傘。」圭君說。

「卓君將 Parisien 巴黎人譯爲「巴黎精」，真是妙！」我說。「正合切了聲音及意義。」

「可是，這不是封神傳，西遊記裏所寫的什麼精什麼怪的近似而妙的！我說的是巴黎人的「精」真是可以在世界占第一步的（雖然我還沒有走遍世界，這是借用了文學上的形容的描寫而寫這一句的）：無論是吃，著，游玩，……一切，巴黎人是那一樣不精明的？」

「哦！記起來了！」圭君說。

Yart 譯爲「夜壺」是誰說的呵！」（按 Yart 是一種 Creme 用奶油做成的，味略帶酸，用糖和，是在吃完菜，末了吃的，能助消化。）不君說。

我抿着嘴好笑。

「這樣的譯名！」我笑說，

那天晚間，我們同去羅蘭飯店，*Miss* 派首領不君獨自吃了兩個，我與圭君各一。晚飯後出來時沿着先賢祠的旁邊緩緩走着，談着那有趣的譯名，我們的笑聲，在夜的寒寂裏，在跟着我們的脚步遠去！

一九二八，一〇，二三。

散文集兩種

苦酒集

芳艸著
實價六角

作者懷抱着熱望黎明的心情，然而周圍是黑暗；要求解放，而如處牢獄；在這種境地中，發出掙扎反抗的呼號，感傷痛苦的呻吟；這個集子便是這呼號這呻吟的記錄，定能引起苦悶青年的共鳴！

殘燼集

金溟若著
實價三角

本書包含着我來自東，東來餘波，中秋遊絲，江北瑣記，孤人雜記等五篇散文，作者對於陽春的戀慕，少年時期浪漫生活的追憶和慨歎，是用十二分細膩的筆墨去寫的，在這裡又可感到一種灰心失望的頹唐的意味。

漸漸消殘了

東山

漸漸消殘了，

這吟咏的聖火，

當你熄滅時，

我怕不能再歌。

我既往的悲哀，

全投向你的懷中，

而今後的哀愁，

又將如何收容！

暫莫要別去呀，

我生命的友伴，

漸漸消殘了

三

蘇聯詩人第四

爲着我們既有的愛，

你應重起火炎！

重起火炎，

到我臨終的時刻，

那時——在你熱火的中心，

灰化了詩人的屍骸。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于長安九上

離去

野四

終於這樣的離去了：

——在層層的密網中，

愛的懷抱裏，

古木深山的午夜，

疏疏落葉的荒墳野塚裏，

我隨着古寺的鐘聲，

這樣的離去了！

終於這樣的離去了：

——在「鋼鎗」的圍繞中，

慈母的愛幕裏，

弟妹的驚駭裏，

離去

語絲 第四卷 第四十四期

二六

我坐在黃色舟中，

隨着綠波這樣的離去了！

一九二八，八，於上海江灣

漫談

振飛

很有許多同學，真的，自從看見了我在語絲36期的漫談，對我的環境，很起了些同情和共鳴；而且這樣的對我說：『自然你是很英雄的，視財產若蔽履，不要了；不過你那可咀咒的Dile，既然把你的財產占奪了，你總該想個對付！如果我們自己的話，至少……』當時我除了深深的感謝他們美意之外，有甚麼別的話說呢？

實在的，我不是英雄，不要做英雄，也不想做英雄！那可恨的，可咀咒的Dile。誠然，『其心可誅』，如果有手溜彈，許會響他一顆的；不過我終於原諒他！——他的所以悍然不顧的，有兩種潛勢力誘惑着，慫恿着。

我先問一問，他是誰？是不幸而無父的我的Dile，那不就是死去了父親的我的法定監護人？以法定的監護人來支配財產，不要說，不是過分，律有明文，據說是應該（？）！尤其我們儒教彌漫了全國四千年，而且現在又將復盛，那末入孝出悌的嚴格的倫理，對長者除了絕對的服從之外，又怎樣呢？如此這般，自然他要增加些財富，是十二萬分的容易，何樂不為呢？

(27)

其次我們貴國裏所最崇拜的，莫非是錢，隨你這錢是造孽得來的，他們都不管，祇要錢的進益日旺，自然誰都會望風披靡而稱譽的。反之，不用說。既然如此，那末揩油吧；小呢，不上算；大呢，許有危險。請尊夫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吧，畢竟名譽攸關。捨此，發財的捷徑，自然除爭奪遺產莫屬了！好在社會的目光，已經司空見慣，這是家族上應有的點綴。就是那巨頭的東征，西征，也不過這麼一回事。

復其次，我們看財產的本身吧，*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Ce n'est qu'un butin!*這是 Proudhon 的名言，也是現代全世界一部分人所公認的話，然則我又何必戀戀於此財產呢？更何況我家的財產，大概的確的從至可憐至可愛的農民身上略奪來的。——這其實也是有田人們的共同性。是故得之且屬不當，失之庸何足惜？！

本來早想借語絲的地位，做這麼一個公開答覆，祇爲着調換學校問題，遲延了幾天。但也並不是想再引一點讀者的同情和吹噓，無非想請你們不要誤會了我的鄙意，和不入耳的恭維！

末了，我還希望，熱誠的希望，我親愛的二萬萬（？）女性同胞，目光要遠大，作事宜澈底，千萬不要喊着：『女子應有財產的承繼權』的口號吧！——蓋有了財產承繼權，還是

一件苦悶的事！或者竟還要犧牲你們正當的，寶貴的青春，去對付遺產的糾葛，像先前的不才的我。

迷信，是我所曉得要打破的，實在的，該剷除了。不過事實告訴我們沒有那麼的肯定！試看我們貴國裏的農夫們吧，他們除了迷信外，教他怎麼辦呢？這並不是說迷信倒可以萬能了，但確乎其有不得不迷其信於上帝的理由在。

爲民意（？）的政府一日存在着，就不能一日無行政的費用；費的來，自然，取之民，什麼二五庫券啦，三六庫券，四七庫券……終於都繼續着發行。這也就是做老百姓的誰都要負擔。——每人，莫非王臣；尺地，莫非王土。

然而商人呢，『羊毛羊身』，可以把貨物的價格提高；紳士呢，雖然多完納了稅，但是，哼，『糧從租出』，壓逼着農民！他自己還不過經手而已；工人呢，現在總算可以罷工（？）要求加薪了；農夫，農夫……金字塔的最下層的農夫，問誰呢？問之泥塊，泥塊有知嗎？租米哼半個不字，那真哼，請吃官司，尤其近來，還可以加上『聚衆霸租，跡近共產』的疑辭，用亮晃晃的刀兒，施以國粹法的把他或她結果了！其次一切的米麥，柴，菜子，豈……

：的價格，又都由着惟利是圖的商人，在那裏操縱，如此如此，唉，他們除了焚香禱祝的迷信——請上帝年年歲歲給他豐盛的收穫外，怎麼辦呢？！

還有吳劉老老，不是說過：「農民的利益，不必自己來挨討，應該聽候政府分給他們：」然則他們又捨了迷信的馨香禱祝着那大人先生們早早的回心轉意，把利益給他們，又怎麼辦呢？！

吁嗟乎！迷信！迷信！在死去了阿Q（？）的現代，我終於不敢嚷着，喊着打破，而要擁護了！

昨天和幾位教職員，同在辦公室讀報，不曉是怎的一個消息，使他們都驚訝，而辦公室的空氣，頓時也由緊張而歸於沉寂了

當時的我，自然少不得好奇，好奇心的衝動，終於拿了他們所驚訝的來看。——湖北又槍斃共產黨，而且身居要職的省政府秘書長——周工聖。

「唉，共產黨正厲害啦，哼，弄的國民黨的重要長官，都是共產黨，真沒有辦法，真沒有辦法。」他們都這樣說，我也這麼想。

據國內新聞的記者的詳記，是說他們共產黨實行灰色態度的口號，混入國民黨……但是我終於懷疑了，『其然豈其然？』在我不健全的殘餘神經裏迴旋着。

記得北平初下時，各報紙不都登載着這樣的一段：『——戰地政委會，每日委任大批官僚，甚至有前係奉方重要人員，祇京津走一遭，便得放官，中外側目……』然則如此的，做官悉憑情面，不要說共產黨會做省政府秘書長，就是別的也說不定了！

Hahai Hahahai 豈誠共產黨之會讚歎？

○ ○ ○

近來革命（？）文學的無產階級文學，整天地叫囂着，連不知世事——因為無時間看書——的我也聽到了，這是多麼熱烈的，值得佩服的。尤其是阿Q的時代既已死去，自然至少應該代之以第四階級的文學了。

不過，郁達夫說的好，『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客觀的態度，客觀的描寫，無論客觀到怎樣一個地步，若真的純客觀的態度，純客觀的描寫是可能的話，那藝術家的才氣，可以不要，藝術家存在的理由也就銷滅了。』而且，還舉例着美國一位有錢的公子得了Bangshan氏的方法，——化兩千塊錢一年鬼混做小說家，所以『無產階級的文學，非要用

無產階級自身來創造不可。」這句話，是千真萬真的，我相信。

我又看見過了幾篇，大概在太陽和畸形裏吧？他們的內容，還不過描寫戀愛，其實「花好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這不過是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吧了，無產者，他們整天的掙扎着生活問題還不可能，那裏會有求愛的妄想呢？固然，「食色性也」決不會由窮而銷滅他們的本能——性慾的，你們多少會問。不錯的，但是性的衝動，畢竟弛緩的多，（雖然節育朋友們往往以窮人子女多，來斷定愈窮的求獸性發洩愈盛……這話，我根本認為是錯了，但非本文，暇當另篇討論。）即不然，也至少為着二萬萬至六萬萬小動物出路的需要，其動作於是也至少搭訕，動手，拉，摸，而……決不會和鐵蹄下李阿興和瑞姑樣的，——太陽三月號。像小資產者的遠兜遠轉，——先之以介紹，會晤，聚談，而邀遊，通信，要求……。這是我近日來觀察，精密的觀察的結果，不錯的。再看海上各報的本埠新聞，不更多披露着琳瑯滿目的工人阿三與大媛強姦，或誘拐……的話嗎？

然則，盤據在鐵絲網的租界洋房裏的無產階級（？）文學者，革命（？）文學者，不也還是和『不做賊的，描寫了賊；給不做賊的人們看了叫絕，』一樣在井裏自逞想像嗎？！

忽然看到『大批災官到滬』的新聞，而且有這樣的兩句：『災官身分，畢竟非比災民……』當時我心裏就發生了下面的幾個碎片：

『官而遭了災，其苦況自然不堪筆述了。但是留得身分在，「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又安可把牠失之交臂呢？更何況爲慕誌銘計？所以雖曰災官，還是不可不做！』

『法政大學的所以年年歲歲，能夠開張，而且駿發的，大概也就是這麼一個緣故吧？』

『不過所謂身分，據說也僅僅高於災民而已。那好端端的青年（？）爲之父老者，怎的一定把他們拚命地向官途上塞呢？寒肉腸樣的。』

『但是並不奇怪！也不是奇怪！看吧：字識得不很多的，一個都不識的，如果有後山可靠，掛上了一個科員就穩了；在謀一個小學教員的地位，千難萬難，或者還失望，不成功，但如果鑽得好，做了一個官或員，事不過開，標語，……雪白的大洋鈔起碼四十可以下袋了；而且做教員，在現在憂世之士認爲『學風不古』的時代，會有危險，十分底危險，而做官呢，不妨了，祇要你能夠向上司『鞠躬如也』，我可擔保你食祿終身，有時許還可以『子子孫孫永寶用』。雖然，當現在奕棋樣的時局，動輒易人，但也不妨事的，祇要你見毛而辨色，搖身一變，也定可保你是不倒之翁。（自然，我這句話，太主觀了，『祇要會拍馬飯』

碗自然長，「這情形豈獨官場？一切的一切，如果教員而請看影戲，請吃……雖然許有『口惠而實不至』的，但如能捧的幾位自命學生領袖的『飄飄然欲仙』，又何嘗不『口碑載道』呢？不過，終於官場為尤甚！我終於也這樣地說。」

如此這般，哼，學幕之多，糞蛆樣的多，宜矣。嗚呼！

去年四中全會，蔡老獨坐人力車，海上的報家，不，輿論家（？），就爭相記載，傳為美談。實在的，這不過人格問題，與黨國何補？！我們要知道，坐汽車本來是應該的一回事呀，不獨黨國要人可以坐，該坐，還要全人類都坐着 High 呢。

現在馮玉祥，他們又大吹大擂的記着衣布衣，食淡飯，與士卒同甘苦，拉糞車……文之不足，繼以 Photo。其實他總司令是什麼？人做的事，他做了，值得大驚小怪嗎？唉！數千年虛偽的傳統思想，不信竟還這樣地濃厚着，哀哉！

報端的首先映入我們眼簾的，大概十回有九回是巨頭的行踪！

樊鍾秀和馮玉祥的衝突，在先有國民政府調停的事實，是明明兩有不是，無論較開明的軍人和閥，我想。不過樊敗，了報章，輿論中心的報章，却又排着樊匪樊匪的頭號大的鉛字。

新聞的性質，不論重要和次重要，祇要非本報的專電，特約，而是通信社的，他們總排着五號螞蟻般的鉛字；國際消息，總老是列在第三張；如果一篇很重要的新聞和討論，不過很冗長，他們就一定分做二天登，或×天登載；——如：某西人對濟案發表的利於我們消息的言論。前天密勒氏評論報的一篇『公共租界擴充白俄兵論』，許可說重要不過的吧？——事關國土和華人的切身利益。但是他們把牠刊在人都不注意的十五版的本埠新聞後頁；還有記者的看到了巨頭，總千篇一律的寫着開頭是：「精神××（註一）」，和藹可親……末了是興辭而出』的話。其實我們做國民的要曉得的是行政方針，治國大計，那裏是什麼鳥起居注呢！和藹可親，他本來也是一樣的一個兩足動物，難道還是專制時的帝皇般不成？興辭……，更是可笑，可鄙，實在的，他們許會掃興，也偏說興辭，殊不知巨頭們就是真的恭維你們了，算榮耀嗎？！……總之統之，這樣的，筆不勝書，吁！唉！哼！中國的新聞事業，中國的新聞事業！

(36)

雖然，我又曉得，——這實在不是我的喜歡故意地這樣地弄個轉筆，新聞事業的將來，如果「一般」的人民，都「開明」了的話，那我敢說一定會銷滅！不過在未死了阿Q的時代的現在，我們總不能眼巴巴的望着牠由一批封建思想下的人們壟斷着！

註一，
XX是新聞公式，如果年老的，就說『嬰鏢』；勞病鬼樣的就說『沉默』或『莊嚴』……。

九，二〇，二八，於容膝樓

續酒後主語

夢梅

(一) 引言

未入正文之前，照例要寫幾句「說白」一類的引言，記得在語絲上，周作人先生曾經做過一些雜感隨筆之類的東西，名之曰酒後主語。他的理由是因為清代有個什麼人做過一部茶餘客話，他于是乎也就援例名之曰酒後主語，可是若鄙人者，年來奔走四方，雖然在南昌時，于盛暑之夜，曾經和幾個落拓文人之流的朋友，肉袒地躑躅于十字街頭，嘗過三個子兒一碗的「咸亨」風味，現在，跑到南京來，到底是革命的首都，氣象自然是與衆不同起來，所以「紅鼻藍皮」一流人，雖是到處多得可以碰鼻子，可是在路上要找個頹廢派哼幾句「店主東……」這類的聲調，却深藏得和鬼影一般地不容易看見。別人既然這樣，自己更是不敢去嘗試。實在，這種現象，也要使關心世道的人們，慨乎人心之不古與世風之日下了，雖然也有些人發牢騷，說阿Q此刻還沒有死的話。

(37)

近幾月來，我的頭腦確是有點糊塗了。對於「處世」，固然是糊塗；對於「接物」，也不

免糊塗，老實說，我甚至于對於自己喫飯穿衣都會糊塗起來。——像丟下正經的上等好菜飯不喫，反而擠在那夥手足煤黑，汗臭沖人的苦力中間，大嚼其「一塊蘿蔔兩個糞」。這便是老大一個證據。其餘像別人百計鑽營，求之而不得的書記錄事一流的金邊飯碗，竟會無緣無故，「砰」然一聲，把牠摔破。若斯人者，其亦大有擡進瘋人院去之資格也乎！總之，人雖然沒有進院，頭腦確是糊塗了，而且糊塗得有幾分醉意。可是，他對朋友却說：「非關病酒，不是悲秋！」

然而，頭腦確是糊塗了，而且糊塗得有幾分醉意。寫起文章來，自然也不免糊裏糊塗的毛病，爰援紅樓夢一續二續之例，名之曰續酒後主語。雖然，對於周作人先生的大著，不免有狗尾續貂之嫌，却也不見得硬是畫蛇添足咧！況乎反正是糊塗了，又何必管他呢！

(二) 男女分校四大原由論

究竟我有點糊塗，請你們先看關於此文的參考書吧！

甲：語絲四卷三十六期的通信

乙：京報九月二十二日的教育新聞

革命之後與革命之前，事情總要有點異樣。第一層理由：據說是一個屬於破壞，一個屬於建設。第二層理由：也就誠如某君所說，「世道」是要挽的，「學風」尤須整頓。

我們就看建設方面的教育吧！

尤其是要請看「廣東的教育」——黃教廳長積極整頓——「男女分校四大原則」。

謹按這四大原則是：「(一)中等女子教育以單獨設立為原則。(二)不能單獨設立時須分班教授。(三)倘因地方經濟情形或學校性質不同，不能分班教授時，須呈廳備案。(四)由各校斟酌情形辦理。」我想黃廳長的頭腦或者也同我一樣有點糊塗了吧！他主張「單獨設立」「分班教授」，則男女之間，似乎已埋下了一個絕大炸彈，大有一觸即發之勢，自不能不像某軍事當局所謂：「曲突徙薪」，「防患未然」。可是也不盡然，祇要「呈廳備案」，「斟酌情形」，也就可以通融！通融！故「本人以為上列辦法，甚為活動，實無窒礙。」真的，「甚為活動，實無窒礙。」于是乎我也就不能不糊裏糊塗舉，手加額，代男女同學們以熱烈真摯的情感，向黃廳長謹致十二萬分的謝意的敬禮！

不過還有一段「閒言」，據說黃廳長對某者說是：「中學男女應否分校，係屬理論之研究，非本人所急欲解答者；現在所應注意者，係事實問題。但男女分校，誰人提倡？何時

(40)

確定？不待贅言，智者瞭能明白。本廳奉命辦理，已費躊躇。照這樣看來，則黃廳長之對於男女分校問題，還是「奉命辦理」，並非出自心裁，未免可惜。可是「誰人提倡？何時確定？」我們這些「不智者」，究竟有待于「贅言」才會明白。不過，既云「奉命」則「提倡」「確定」者，其爲黃廳長之「上鋒」，則又確無疑義者也。又不過，既云「奉命」，則按照革命後新興的條例，「下人」的當然不應有「躊躇」之餘地，因爲這也是和「小拳頭」類類亂動一樣的不敬，一樣地要治以反革命之罪，「由此觀之」，則黃廳長的頭腦和我一樣的糊塗，似乎也確已無疑了。

好在這也要算是「閒言」，若博得黃廳長「以一笑置之」，則不勝其感激而且榮幸之至矣。

(三) 「嗚呼首都最高之學府」書後

——請參攷語絲四卷三十七期隨感錄一七七——

現在說話真不容易，隨處都要有點根據；否則，就多會被人認作「流言」一類的東西。其實只要不成爲「冷箭」，就是「流言」也未嘗不可。然而，我却爲避免認爲「流言」計，

起首就高高地揭示這是根據語絲呀！雖然也不免會有人認為有廣告性質，為語絲兜攬生意。

最近報載胡漢民與某氏談話，據說現在青年們的思想多有變動，很覺危險，凡屬黨國要人之流，該負起「指導和匡正」的責任。可謂獨具隻眼，備見熱心者矣！

然而……然而事實上又是這樣地告訴：「話說中央大學這次招考新生，首場為三民主義，二場為國文，國文試題計三；一曰說志，二曰學然後知不足論，三曰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論。（注意並無匹婦在內）最要緊者，主考大人鄭重聲明文體限于文言，狗鯁！」不過，此君僅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于今索性將此次學分試驗，國文試題照樣寫下，作為補充——

國立中央大學學分試驗試題

各體文選試題

(一) 韓歐優劣論

(二) 後世文體源於詩者有幾試詳言之

(三)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說

右三題任作一題體限文言。

嗟乎！無知如小子，實在看不出主考大人們的用意，或者就像胡漢民氏所謂「加以指導和匡正」的一種「暗示」的意思吧；

總之：「打倒帝國主義」「男女同校」「廢除祀孔」「文學改革」……等等多少有點「過激」「赤化」的危險，在國民革命成功之後的現在，自然不能不深加考慮，而且加以「指導」和「匡正」。于是乎，有的主張「取消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有的主張「女校應該單獨設立」，有的主張「通電保護孔廟」，有的主張「體限文言」。我想將來甚至還要主張「尊經崇聖」，請真命天子再坐金鑾殿，以至於建節孝坊先賢祠……等等也會說不定，總之；凡屬國粹，俱在保存之列，是無可疑的。將來，義冠博帶，儼見漢官威儀；讀禮談經，盡是聖門子弟。加之學問勾通，東西並重，皇皇漢族，真覺發揚之未艾也！猗歎！盛哉！猗歎！盛哉！

不過，又好像記得某「大黨員」曾經提倡過「綫裝書應該丟在臭毛坑裏。」而且也曾箴過「洋八股化之理學家」，而今呢！「拍」的一聲，公然有人大膽地走向前來，打他一個嘴巴，不知某「大黨員」有點難為情否？一笑！

十七年，九，二十五。于南京。

解頤錄 (三則)

石民

笑罷，爲的止住了哭。陀羅雪維支

一

——大夫，我的病到底怎樣？

——喔，不礙事，可是要好生保養才好。

——怎樣保養法呢？

——我的意思是要你以後別喝酒了。

——那怎麼能夠！

——不能夠也要如此，否則……

——那麼每天只喝一次罷——早晨一次，何如？

——不成。早晨日出東方，東方青帝龍神，青者木也，肝屬木——傷肝。

——晌午罷？

——也不成。晌午日在中央，中央黃帝龍神，黃者土也，脾屬土——傷脾。

——那麼就是晚上也好。

——更不成。晚上日落西方，西方黑帝龍神，黑者金也，肺屬金——傷肺。

——唉，大夫！你只知道背藥書。要我整天不喝，可不教我「傷心」麼？

二

——喂，老張，你吃過酒席回來了？

——……

——熱鬧罷？

——……

——嘖，不高興麼？怎麼不答話兒？

——噲，噲。

——到底怎麼哪？

——別問了！真氣煞人！

——什麼氣的？酒席不好麼？

——不是！

——招待不好麼？

——不是！

——「這不是，那不是」——到底爲的什麼？

——喔，老朋友，我索性告訴你罷。你想這氣不氣人：我眼巴巴望着的一塊好肉竟給別人吃去了！

——哈，哈，原來如此——但是你爲什麼？不早些動手呢？

——我的筷子上還有一塊呀。

——你不知道把筷子上的放到匙子裏去麼？

——我的匙子裏還有一塊呀。

——那麼把它送進口裏去咯。

——我的口裏還有一塊呀。

——那麼先把口裏的吞下去就好了，

——唉！唉！你真糊塗。你不知道我的喉嚨裏還有一塊哪！

三

——這酒何如，先生？

——喔，很好。寶號的酒真是名不虛傳，

——承先生褒獎了。

——不過，老闆，我要告訴你：這可惜還有一點氣味兒。

——什麼氣味兒，先生？

——很難說……喔，讓我仔細嘗一嘗看……呵，得了！這大概是酒的氣味兒。